



山中巨兽

〔苏联〕弗·柯诺瓦洛夫著

江苏人民出版社

山中巨兽

〔苏联〕弗·柯诺瓦洛夫著

恩·斯特罗加诺娃
姆·阿列克谢耶夫 绘图

張忠仁譯



江苏人民出版社

內 容 提 要

本書介紹了苏联高加索国家禁獵区的情况，对于禁獵区中野兽的生活习性，奇異的植物以及在这个工作崗位上的人們的生活和工作热情，都作了生动有趣的叙述。本書作者在代序里說：“禁獵区里野兽的生活是神秘的，也是有趣的。当你認識这种生活的时候，那你就揭开了大自然的秘密，从而你也就学会利用它来为人类造福。”这几句話說明了这本书的意义。

В. КОНОВАЛОВ
ВЕЛИКАНЫ ГОР

Детгиз 1954

山 中 巨 兽

(苏)弗·柯諾瓦洛夫著

恩·斯特罗加諾娃繪圖
姆·阿列克謝耶夫

張 忠 仁 譯

*

江苏省書刊出版營業許可証出〇〇一號

江 苏 人 民 出 版 社 出 版

南 京 湖 南 路 十 一 号

新华書店江苏分店发行 江苏新华印刷厂印刷

*

开本 787×1092 耗1/29 印張 2 12/29 字數 59,000

一九五七年十二月第一版

一九五七年十二月南京第一次印刷

印数 1—2,100

封面設計 余運如

目 录

以山、林、瀑布著名的边区(代序).....	1
山中巨兽.....	3
在禁獵区的边界上.....	14
熊的乐园.....	18
松鼠的家.....	29
野兽的藥房.....	34
到鹽池去.....	37
訪問阿赤米茲老爷爷.....	40
帶翅膀的火花.....	43
不安靜的一夜.....	45
大无畏的母亲.....	49
騙子花.....	52
火灾草.....	55
巨叶蓮.....	57
在雪峰上.....	60

以山、林、瀑布著名的边区(代序)

在我们国家晴朗的南方有一个美丽的边区——黑海沿岸。紧靠海岸有个花园般的城市——索奇。在这个城市里生长着橘树和月桂，終年盛开着玫瑰花。

茂密的森林同索奇的花园和公园紧紧相连，这些森林一直延展到高加索山脉的高峰。

山的高处，没有极大的树木，把地位让给一些矮小的树木和百花盛开的阿尔卑斯草原了。山峰上，終年不化的冰雪辉耀着，使人目眩。深山里——沿着主脉的两侧——展开高加索国家禁獵区的广阔的区域。

人们很早就知道这些山里有許多野兽。十九世紀末叶，高加索的富饒地区，成了沙皇一姓的私产。沙皇的兄弟雇了一批獵人，他们不是保护野兽，而是屠杀野兽。一些地位很高的外国客人也常到高加索来，他们为了满足自己奇怪的嗜好和打賭，蛮横地射死許多麋鹿、羚羊、野牛、飞禽，甚至射死一些稀有的野兽，如欧罗巴野牛。

在偉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以后，公爵式的“狩獵”不再有了，但是，这时高加索山里，这种欧罗巴野牛已經絕迹。因此苏联政府于1924年以特別命令宣布建立高加索国家禁獵区。

这个禁獵区是个名副其实的“高山之国”，动物和植物在这里可以自由地栖息和生长，这里不但不伤害它們，还用一切方法来保护它們，使它們繁殖。

禁獵区的大自然是多么美丽啊！你可以看到北方的白楊树、野櫻

树和只有高加索才生长的苏巴利灌木大枫树。在山脊的南侧，还可以看到我国最结实的树木——高加索的椰子树或是贵杨树。

至于草呢，那些苏巴利草原上的高大的野草多么香啊！在那高大的牛防风草丛中，骑在马上的人连头都露不出来。在更高的地方——在阿尔卑斯草原上，一些生得极低的五光十色的花，组成了一片密密实实的地毯。这些花的茎非常短，花瓣几乎铺在地面上。

禁猎区的森林常常象果园一样。在森林里长着樱桃树、苹果树、梨树、樱果树、胡桃树、栗子树、山茶、草莓、黑莓、醋栗、山毛榉、榛树丛和橡树。

在禁猎区里，清彻的河水不停地潺潺地流着，一些泛着白光的瀑布从陡峭的山岩上倾泻下来。秋天，鲑鱼沿着溪水和河水逆流而上，到山里去产卵。那背上和两肋上带有黑点和红点的狡猾的岩鱼，很灵巧地越过急流和露出水面的岩石，甚至冲过很高的瀑布，神速地越游越高，冲向淡水的汹涌的急流。

在高山的草原和密林当中，常常看到矿泉水的喷泉，喷泉的细流清彻得象水晶一般，从地下喷出来，在空中撒开，宝雨缤纷，冲洗着褐红色的山石。公鹿、母鹿、野牛、羚羊、野猪、熊、山兔，甚至野鸽子，都喝这些泉水。

在禁猎区里不但保护这些野兽，而且还进行统计，现在山峰上有六千头普通野牛和一万一千头羚羊。

在阿巴高牧场上和其他的禁猎草原上放养着三千多头高加索公鹿和许多母鹿。

在禁猎区里常常看到各色的熊：有火红色的、褐色的、暗褐色的、灰红色的和淡银色的。高加索的熊通常是吃植物的，所以并不象北方熊那样凶恶，差不多从来不侵犯人。

十八年前，捷別乐金斯禁獵区里运来了阿尔泰松鼠。不久以前高加索国家禁獵区的森林里也有了这种松鼠。烏苏里的貉在这个禁獵区里也生活得很习惯。

一些凶暴的猛兽如：高加索野猫、山猫、豹，也在山岩上和密林里给自己找到了藏身地。禁獵区里狼也很多。当然，这里不保护它們，而是用一切方法来消灭它們。

战争的前一年，高加索的禁獵区里重新出现了林中之霸——欧罗巴野牛。不知什么时候从高加索运出去的，分别保护在阿斯卡尼·奴瓦，保护在莫斯科动物园和别洛也日深林里的几头雌野牛和一头雄野牛，又重新运回自己的故乡来了。

在苏里米和“黑色”林間草原上，在海拔一千五百公尺的高原上，重新建立起“野牛的王国”。在这里进行着一系列繁殖和选拔耐力大的欧罗巴野牛的科学工作。

去年已经有六十头这种野牛。一个飼养园快要容纳不下了。必須在更高的山峰上建立第二个野牛飼养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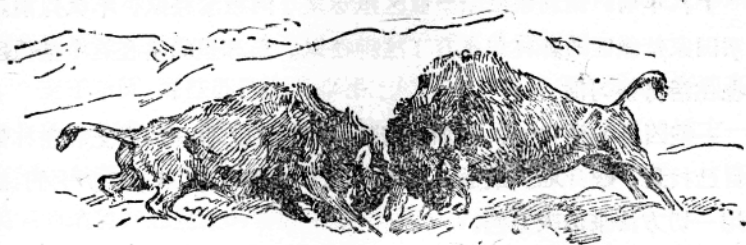
禁獵区里，野兽的生活有时是很神秘的，而且使人很感兴趣。可是，当你認識这种生活的时候，那你就揭开了大自然的秘密，因而你也就学会了利用它来为人类造福。

山中巨兽

我們出发到野牛飼养园去的时候，正是一个温暖的冬天。

村庄和守林哨所已經远远地落在我們后面。前面隱約現出荒涼的峽谷和群山的支脉。

远处复盖着雪的山峰：波协根西、得波卡、若旺馬魯卡和巴木巴



克，浸浴在阳光里。近处——就在我們所走的小路边——山峰上也閃耀着积雪。然而下边却是綠油油的新生的嫩草和五光十色盛开着的各种野花。

“在这里，冬天和春天同时統治着人間。”我的向导皮林可夫說。

过了一片黑沉沉的森林地帶，不久就現出了苏里米林間草原。在草原的边上，隱約可以看到风信旗杆，兩間小屋，气象站的观测台和四周圍着高柵欄的极大的畜圈，这就是野牛飼养园。

我們沿着小路走到一片高大的樅树下，这些樅树，从远处看来，好象古代一个有梁口的堡壘的阴森森的外牆。这里阴暗、喧鬧：大地轟轟地响，灌木林卡察卡察地响——原来是兩头巨大的狂怒的野兽飞跑过来。我抓住皮林可夫的肩膀，把他拖到一棵粗樅树下。

“瞧！它們多么放肆。”向导害怕地說。

野牛跳到空地上，就用短小坚强的角互相激烈地頂撞起来。它們发火了；由于用力过猛，它們那肥胖的身体膨脹起来，筋肉不住地顫动。

一会儿工夫，那头大雄牛就把小一些的一头一直朝我們这边挤过来。在每一次撞斗的时候，进攻的野牛抖动着髯鬚；下垂的胸部和高高凸起的背峰都劇烈地顫抖着。

这两头野兽离我們很近了，我們甚至能听到它們那象猪一样的呼

嚕声和沉重而緊張的喘息声。

“我們快跑吧！”我小声对皮林可夫說。

老头子默默地向一棵大树指了指，就向着那棵树走去。野牛发现了人，便停止了斗争，很警惕地馬上躲到森林里去了。

“啊呀！剛才多么危險呀！”老头子松了一口气說。

我們向四面望了望，看見不远的空地上放养着一小群野牛，附近的树桩上坐着一个飼养野牛的獵人，手里在編結着什么。

“瑪卡乐，”皮林可夫認出来是他，“你好！剛才我們好險啊！……”接着就告訴他：我們几乎被野牛踐踏的事。

“这就是說，你們双方都害怕了，”瑪卡乐笑着把沒有編好的鞭子放在一旁。“公牛斗起来是激烈的，但是，只要一看見人就各奔一方去了。总之，它們是野兽。”

我們在瑪卡乐旁边坐下来，我向他問起野牛的事情。

野牛是在1940年从阿斯卡尼·奴瓦用貨車运来的。經過長途旅行，野牛十分疲乏。讓它們在終点站霍德若赫休息了一下，然后赶到禁獵区来的。

当时，看管它們的獵人們跑了很多路，有一头母野牛鑽进森林里去了，过了好几天，很困难地才在山里把它找到。

还有几头野牛是从莫斯科动物园和別洛也日深林运回高加索禁獵区的。

“我們工作当中主要的事情，”瑪卡乐說，“是繁殖純种野牛和使它們能在深山里独立生活。不久以前，这一群野牛一点也不怕人，現在变野了。”

太阳快要落山了，瑪卡乐拿起一根粗大的木棒，撑着它从树桩上毫不費力地站起来。

“該進圈了，”他說。“走吧！”

我們從山嶺上沿着小路往下走的時候，發現有巨大的野牛足跡，果然，不久就在茂密的樅樹林中看到一個粗笨的動物的黑糊糊的側影。

“這是老母牛耶龍亞，”瑪卡樂指着那頭野牛讓我們看。“我們每天都在盼望它生牛犢呢！”

長毛蓬鬆，下垂的胸部和那高聳的背峰，使這個動物具有一種莊嚴的美。當我們走近這頭母牛的時候，它突然離開了青草地，鑽進樹林深處去了。

“你們看！”瑪卡樂驕傲地說。

“野牛不會跑掉嗎？”我問野牛飼養員。

“現在只要我一喚，它們就會全都跑到槽邊來。”

瑪卡樂把我們領到那占地約有十五公頃的牛圈里。

“天氣暖和起來，這一群野牛就舒服了，”瑪卡樂指着釘在木樁上的一排食槽說。

“在雪極深的时候，野牛几周都待在圈里不出去——就在这里吃些燕麦、干草、植物的块根和舔些食鹽。現在可無論如何也關不住它們了，它們要到森林里去過自由生活。”

瑪卡樂在那些大食槽里放上千草，又用桶子把燕麥倒在小一些的食槽里。

“現在你們要離開這裡，”他命令說。

我們剛從圈里走出來，野牛飼養員就用一根棒在空鐵桶上敲起來。隨





着他的呼喚，許多身體笨重的動物從森林裡沖出來，強烈的蹄聲沖破了山野中黃昏前的靜寂。

* * * *

小屋裡的玻璃窗震動得響起來。

槍聲把我們驚醒了，我們急忙穿上衣服，抓起獵槍跑出屋外。

萬里無雲的天空中，照耀着一輪明月，月亮周圍有一個很大的暈圈。復蓋着冰雪的高峰，幾乎碰到天上亮晶晶的星星。在群峰當中那一大片復蓋着積雪的空地上，有一座象小屋子一樣的野牛棚，那里正亂成一團。

我們跑到牛棚那里，過了許久還弄不明白：伊凡·瓦西里耶維奇同瑪卡樂和值夜班的瑪莉亞·彼得羅芙娜究竟為了什麼在爭吵。

“簡直沒法子工作！”值班的高聲說，“那些該死的野獸把耶龍亞吓壞了，你看，現在它還在發抖呢，可憐的東西！我一定要有兩張席子，一張做褥子，一張做被。喏！就象給嬰兒一樣，需要包被，懂嗎？”

“牛犢，又不是小孩，可以放在稻草上。”伊凡反駁說。

“我不願意讓第一個小牛就變成斜眼或是瞎子，稻草戳壞了它的眼睛，那可就成了殘廢了。”

“唉呀！瑪莉亞·彼得羅芙娜，”伊凡搖著頭說，“你可真是慈善心腸！嬌養一頭小牛，它可用不着這樣養法！”

一切都明白了，飼養園里正在等待第一個小牛出生。可是，牛棚里有什麼野獸使耶龍亞害怕呢？

這時候，母牛又驚慌地呼哧呼哧喘起來，縮著頭，盡力想站起來。

“看，又來啦！”瑪莉亞說。

“在附近可別開槍，耶龍亞會害怕的！”伊凡警告我們說。

瑪卡樂領著我們轉彎抹角地走。在牲口圈後邊是很深的雪堆，我

們沉默地走着，一直到腰都沒在松軟的雪里。

在明亮的月光下，我看到一條餓狼把鼻子塞進牛棚的板牆縫里。

“臥倒！”瑪卡樂下命令說，於是我們就在深雪堆里伏下來。

皮林可夫吹了一聲口哨。狼抬起頭來朝我們這方面看了看。隨後，它小心翼翼地向我走了兩步，可是又感到危險就轉身躲開我們。

瑪卡樂觸動保險機，發出了震耳的槍聲，接着是第二聲，第三聲。劇烈的回聲沿着山谷滾滾地傳出去，消失在遠處山林里的什麼地方。那頭狼倒在雪堆里了。

我們立刻跳出雪堆，跑到牛棚附近，可是並沒有找到狼。原來這頭狡猾的野獸悄悄地爬到一旁，躲到森林里去了。

我們又回到雪里臥下，嚴寒使人越來越感到兩手冷氣刺骨。但是在瑪莉亞沒喊我們以前，我們一直沒有走開。

“你們來烤烤火暖和一下吧！一切都很順利……”

在溫暖的小屋里，我們還沒有暖和過來，門就大打開了。瑪莉亞由於過度緊張，滿臉通紅。她非常小心地雙手捧着一頭臉上生着卷毛、身上還沒有干的小牛犢走進房來。

“瞧，這頭小牛多好！多麼重啊！”瑪莉亞滿心歡喜激動地說。

皮林可夫撫摸着小牛犢的頭說：

“狼想把你吃掉，我們沒讓它吃。你長大了，可不許用角頂我們啊！”

瑪莉亞把新生的牛犢包在家織的墊褥里，放在火爐旁邊。

伊凡攤開雙手說：

“你拿她有什麼辦法呢！牛犢應該養成耐冷的習慣，可是她却把它象嬰兒一樣包裹起來。”

瑪莉亞不高興地揮了揮手。

“不行，還是讓它暖和些吧！”

新生的小牛犢馬上就想用那四支光滑的小蹄子掙扎着站起來。這個未來的林中巨獸從出生后的頭一個小時起，就不願意待在入住的屋子里，它頑強地掙扎着站了起來，想要走到深山裏去，睡在幾百年的樅樹底下。瑪卡樂用手掌撫摸着小牛那生着卷毛的大頭說：



“會象耶龍亞一樣固執。”

小東西用兩只黑眼睛冷淡地對着人看了看，然後又注視着那燃着的燈光。

瑪莉亞熱了一杯普通的牛奶，拿給小牛犢喝。

“不能用別的動物的奶來喂它，它還太小。”伊凡指責說。“讓它長結實些再說吧。”

“或許它能喝，哪怕喝一點點呢”，瑪莉亞一邊忙着一邊說。

我注視着這個小牛犢。我希望這個小傢伙快一點長大，並且力大無比，能夠勝過日後在林中不只一次和它發生衝突的一切敵人。

* * * *

自從我們上一次去野牛飼養園，到現在已經有六年了。皮林可夫急着要趕到蘇里米草原，老是催我：

“不要落在後面！跟上來吧！”

隱沒在雪里的小路陡峭地通向高山。越往上走越困難了。當我看到山中草地上浸在陽光里的小屋的時候，我輕鬆地吐了一口氣。

我們終於到了屋子里——就是从前我們曾經在這裡避寒的那個房間。皮林可夫緊跟着我，也一下子倒在床上。

我們還沒有來得及睡着，瑪莉亞·彼得羅芙娜就打開了門，大聲喊道：

“逃跑了！”

“誰呀？誰逃跑了？”我們搶着問。

瑪莉亞默默地指指牛圈，就走出去了。我們拿起獵槍，跑到外面去追上了她。

“牛犢跑到森林裡去了……”她很吃力地才說出了一句話。

“你放心！我們會把它追回來的。”皮林可夫說。“我還以為出了什麼不幸的事呢！”

野牛飼養園裡有了很大的改變。牛群顯著地比以前大了，許多樹上，樹皮從下到上象帶子似的一條條剝掉了，原來這是野牛啃來吃的。

我們繞着一棵棵啃光了的樹走過去，不久就看到了牛群：一些野牛吃着犛毛草和牛尾草的葉子。牛群的一旁，有一頭野牛站在樹樁上，挺起毛蓬蓬的胸部，伸著頭去够白樺樹的嫩枝。兩頭離得比較遠的，在貪婪地吃着下垂的綠柳。還有三頭毛蓬蓬的巨獸在啃着白楊。一頭腹部細長的小野牛走到它們跟前，津津有味地啃起樹皮來。瑪莉亞向它伸出手去。

“你們不認識了吧！”她問我們，接着大聲呼喚起來：“卡拉沙夫其克！卡拉沙夫其克！”

小牛把頭轉到我們這邊，莫名其妙地看了看我們，就走到森林深處去了。

“現在它不認識我了——變野了！”女馴養員抱怨着說。

我們猜出來了。這就是在那個值得記憶的不安靜的夜晚降生的那

头小牛，現在長得这么大了。我們跟着它的足迹來到草地。

“你好，瑪卡樂！”皮林可夫向野牛飼養員問候。

“多年不見啦！”顯然蒼老了的瑪卡樂興奮地取下帽子說。

“你過得好哇？”我問他。

“很好！你看，繁殖了多少野牛呀！小牛也不少。”他冷笑着看了看瑪莉亞，“你怎么这么疏忽大意——把它們放到大群里來啦？”

“現在是不把小牛和母牛分開來了，”瑪莉亞解釋着說。“那還是從前的事：不得不象照顧嬰兒一樣照顧它們。”

太陽照得暖烘烘的，一些小牛攢聚集在草地上取暖。它們當中有一頭站在那裡嚼食，另一頭用角從小松樹上剝樹枝和樹皮，第三頭側臥着曬太陽，還有兩頭用剛長出來的小角互相頂着玩。

“把它們趕走吧，不然就來不及了，今晚運不到霍德若赫啦！”瑪卡樂說。

他把一根木棍放在肩上，向着野牛群走去，又讓我們從白樺樹那方面繞過去，截住小牛。

要想走近小牛是不容易的，它們發現了我們，就笨拙地跑到大牛身邊藏起來了。

大牛嗅了嗅呼哧呼哧喘氣的小牛也驚懼起來，有一頭母牛照直向皮林可夫沖來，它後邊還帶着一群可怕的野牛。

“快上樹，趕快！”瑪卡樂向我們喊道。他本人卻同瑪莉亞跑進野牛飼養園去了。

攀着老樹的粗大樹干是很難爬上去的，因此我們奔向那些細小的樅樹，剛剛爬到樹上，在我們腳下就有了野牛的喘息聲。它們用蹄子在地上踏，用腰背在樹干上蹭，又用角來頂樅樹。驚慌失措的皮林可夫帶着獵槍坐在一棵樅樹上，那頭凶惡的母牛用角用力地撞那棵樹，險些

把他摔在地上。

如果不是瑪卡乐用棒敲起空鉄桶的桶底来，我真不知道这件事是怎样一个結局。

野牛听到了吃午飯的信号，就飞快地往牛圈里跑，由于它們沉重的脚步，大地都好象震动起来。

我們在树上待了好久，一直担心着：那头激怒了的母牛千万可不要再回来。直到瑪卡乐不再敲鉄桶了，皮林可夫才从縱树上下来。他說：

“喂，暴风雨过去了，下来吧！”

我們迅速地 from 树上跳下来，赶紧朝野牛飼养园的房舍那里跑去。瑪莉亞在屋外走着，手里拿一块撒了鹽的面包引誘着小牛，要把它們引进牛棚里去。

“我的美丽的小宝贝，多好的……”

小牛一面嗅着面包，一面跟在她后边进了牛棚。

“可以运走啦！”屋外傳来的声音。

男子們安排好四周都用粗木柵欄圍起来的雪橇。駕上兩头家牛。在瑪莉亞的帮助下，費了很大力气才把四头小野牛从牛棚里赶出来，关进雪橇上的木籠。

无能为力的小野牛頂撞着木欄，并且把生着卷毛的嘴臉伸向自己的馴养人。

“把它們运到哪里去呀？”我指着小牛向車夫問道。

“先运到霍德若赫車站，再从那里运往莫斯科、列宁格勒、罗斯托夫和阿拉木图。它們繁殖了，那么，就把它們从高加索运到各个动物园去。”車夫回答說。

雪橇慢慢地下坡，受惊的小牛沿着木欄四周乱轉，探出小臉来，伸